

第一章 無良的夫家

寒冬臘月，冷氣侵肌裂骨，昌平侯府正院內卻溫暖如春，昌平侯夫人元若枝正病懨懨地躺在床上。

大夫收拾了藥箱，臨走前叮囑道：「夫人操勞過度，憂思過重，為著您自己的身子，該扔下擔子寬寬心，好好保重才是。」

跟半年前第一次來看診時說的一樣。

元若枝笑著謝過大夫，待貼身大丫鬟玉璧送大夫走後，那一抹感激的笑容逐漸化為苦笑。

心病還要心藥醫，她這病原是一場風寒引起的，丈夫魏鋒程又在她病中翻起舊帳，加重了她的病情。

那是元若枝剛嫁進昌平侯府時的事情，婆母林氏無法接受唯一的兒子與別的女人親密，故意避開魏鋒程給元若枝立規矩，以除心中的不痛快。

在魏鋒程眼裡，他母親是天下最善良的女人，元若枝只能想法子讓他親眼看到林氏是怎麼磋磨她的，魏鋒程這才相信，母親的確在挑剔為難他的新婚妻子。

可後來這事在魏鋒程口中，卻變成了元若枝在離間他們母子關係，類似的事她已經不知道在魏家經歷過多少次。

或許最傷人的不是銳利的刀劍，而是無數綿密不起眼的繡花針，扎得人整顆心都是密密麻麻的小窟窿。

在丈夫翻舊帳責怪她的那一刻，她陡然生出強烈的疲倦感，這一病就是三個月。元若枝服過藥，玉璧剛要伺候著她歇下，院子外就傳來吵吵嚷嚷的聲音，動靜大到整個侯府都能聽見。

玉璧打簾子問外面的丫鬟，「怎麼回事？」

還不等丫鬟進來回話，元若枝已經先猜到了結果，「是魏靜又跟丈夫鬧和離不成，回娘家哭來了吧。」

外面的丫鬟進來回話，正是魏鋒程的親妹妹魏靜回娘家了。

玉璧去打聽消息後，急匆匆進來稟道：「夫人，姑奶奶這次『又』上吊了！可巧『又』叫老夫人給救了下來。」

元若枝笑而不語。

玉璧搖頭歎氣說：「隔三差五就鬧一次，每次來都要從娘家拿大筆銀子回去才能消停，都鬧了半年，誰家也禁不起嫁出去的姑奶奶這樣鬧。」

元若枝不禁嘲諷道：「魏靜自己挑了個好人家，要死要活都要嫁過去，勸都勸不住，她跟劉家也算是棋逢敵手了。」

玉璧想起魏靜待字閨中時，拿滾燙的茶潑元若枝都不帶手軟的，幸災樂禍道：「可不是嗎。」

元若枝一時沒了困意，靠坐在拔步床邊，玉璧勾起帳子，塞了個引枕在她腰下。垂落的銀紅帳幔鮮豔明麗，元若枝的肌膚蒼白卻滑膩無瑕，在微微飄動的帳幔下，有朦朧的玉色。

她五官穠麗秀媚，鵝頸修長，柔軟的腰肢輕輕貼著碧綠緋絲引枕，微露胸腰曼妙

的曲線，似一株正值花期的牡丹，雖稍有些蔫巴，但花朵層層繁複如錦緞鋪陳，仍不失絢麗色彩。

玉璧打小就伺候元若枝，見自家主子陷入沉思，連忙心疼地道：「夫人可別想著管這事兒！」

元若枝揚唇一笑，「我若真要管，半年前就伸手去管了。」

玉璧竟然有些慶幸，「這樣說來，夫人這一病也不是全然沒有好處。」

元若枝目光放遠了，喃喃道：「可不是嗎……」

之後魏靜還是被劉家人接走了，臨走前她向林氏和魏鋒程撂下狠話，「娘，哥哥，他現在都敢動手打我了，要再不能跟他和離，我真的去死！那時候你們也不要再救我，就當沒有我這個女兒、妹妹，你們的恩情我來世再報！」

夜幕低垂，零星幾顆星子爬上濃黑的夜空。

元若枝的「慶幸」，在魏鋒程和哭哭啼啼的林氏一同來看望她的時候，預兆著結束。

林氏的視線避開元若枝病白的臉，低頭抹著眼淚道：「好兒媳，我知道妳一定有法子的，妳也不忍心看著妳妹妹真的去死，是不是？」

魏鋒程年紀輕輕就襲了爵，從軍過兩三年立過一些戰功，在年輕的勳貴子弟中地位不俗。他自幼習武，身材高大，模樣也很俊朗，看起來神采奕奕，比小他一些的元若枝還要朝氣蓬勃，此刻卻也是愁容覆面一言不發。

室內寂靜如夜裡的水，有一種冰冰涼涼的氣氛。

元若枝咳了兩聲，虛弱地說：「婆母，我的身子您也看到了，實在是有心無力。」

林氏朝魏鋒程使了個眼色，魏鋒程起身坐到床邊，拉著元若枝的手撫摸，低聲哄著說：「若枝，靜兒還年輕，這次妳就幫幫她，等她的事了了，我便日日過來照顧妳，好不好？」

元若枝將手從魏鋒程的掌心裡抽走，又猛然咳嗽幾聲，無聲地拒絕了丈夫的請求。

林氏一下子惱了，頓時變了臉色，狠狠拍桌子指責元若枝，「妳可真狠心，我以為妳素日與靜兒不和，只是有些齟齬罷了，眼下看來妳根本就是恨死了她，巴不得看著她死！指不定妳現在怎麼看靜兒的笑話！我和鋒程就不該來找妳！」

玉璧在外面氣得臉紅脖子粗，嘴唇都快咬破。她家主子病成這副模樣，是個人都看了心疼，林氏還在這裡咄咄逼人，他們母子還是人嗎！

魏鋒程沒說一句話，過了許久，他才重新去握元若枝的手，語氣卻逐漸冷下來，極度失望地問：「妳是真不肯幫？」

元若枝的手被魏鋒程攥得不能動，她疼得蹙眉，卻不疾不徐地眨著眼道：「侯爺乃一品侯爵，你都做不到的事，我一個內宅婦人如何做得到？侯爺太看得起我了。」

林氏見元若枝軟硬不吃，又想起從白綾上救了魏靜的心痛感，頓時崩潰了。

她三步並作兩步走到元若枝床邊，提著裙襬淚如雨下，「好兒媳，妳是想讓我跪下來求妳嗎？好，那我就跪下來求妳！」

「娘！」

魏鋒程慌忙伸手去攔，林氏一把將他推開。

元若枝淡然地躺在床上，絲毫不為所動，連呼吸都仍舊是均勻的。

林氏到底沒跪下去，魏鋒程將她牢牢架住，她便十分難受地懸在半空中，直到元若枝漫不經心地分去一絲淡薄的目光，林氏才喜極而泣地站起來，「好兒媳，妳這是答應了！」

元若枝手臂的青色血脈蜿蜒在她雪白的肌膚上，纖瘦而脆弱，她啟唇說道：「事情是還有轉圜餘地，但是你們要答應我一個條件。」

林氏緊接著道：「別說一個，一千個條件我也答應！」

魏鋒程扶著林氏重新坐下，轉眸看向元若枝，「什麼條件？」

元若枝道：「不管我做什麼，你們不准質疑，不准過問，不准與魏靜通信，不准給她銀錢，不准見她，她來了就將她關在大門外，最遲一個月她便能和劉家和離。」

魏鋒程皺眉問道：「妳這是想的什麼主意？」

元若枝淡淡瞥去一眼，「沒什麼了不得的主意，侯爺和婆母那麼寵溺魏靜，生怕她吃半點苦頭，哪怕她嫁去了劉家，也是要什麼就給什麼，劉家的人又不是傻子，怎麼可能捨得放下這塊大肥肉？」

「這一個月裡，你們只要忍著不管她的事，我再與劉家打官司，要回魏靜這些年從侯府拿去夫家的東西，劉家捨不得還錢，自然而然就要放手。」

好像是這麼個道理，林氏半信半疑，卻又埋怨道：「妳怎麼不早說？」

魏鋒程心中也有些不快。

元若枝冷笑道：「魏靜剛說要和離的時候，我便勸你們狠心些先不要管，你們越管劉家越不肯放人。當時——」她頓了片刻，目光落到魏鋒程身上，道：「侯爺說我心狠薄情，讓我少管你妹妹的閒事，我還敢多說什麼？」

魏鋒程訕訕地扯了扯嘴角，全然不記得自己當初說了那種話。

林氏也不好意思說什麼，因為那時她和魏鋒程的想法一樣。

「夜深了，我乏得很。」元若枝躺下去，合上了眼。

林氏與魏鋒程略留下幾句關懷的話，步履輕巧地離開了正院。

玉璧把簾子打得飛起，恨恨道：「死到臨頭才想起夫人來了！」

元若枝不置可否，可劉家人現在已經鬧到動手的地步了，她不希望世間男人以為，只要娶了一個女人便掌握了她的自由和生死，就能肆意欺凌拿捏，至少得讓劉家人知道，他既敢做畜生行徑，身上就是要被生生撕下一塊帶血的肉。

翌日，元若枝睡到自然醒，洗漱完了吃過早膳，才不慌不忙地將這些年魏靜從侯府拿走的東西，重新造了一份冊子出來，又吩咐各門各院，不許任何人理會魏靜，侯府與她從此斷絕關係。

最後叫來家中另一位管事汪管事，讓他擬了狀子，再去劉家遞話——嫁出去的姑娘潑出去的水，他們侯府沒有和離的意願，劉家趕緊把這些年魏靜拿去的家財全部還回來，若一日內不還上來，京兆府見。

劉家收到消息的時候都懵了，連魏靜也傻了，她才不信娘家人會不管她。劉大郎跟劉夫人態度十分輕慢，壓根兒不把這位汪管事的話放心裡，前一個管事可是魏鋒程的親信，到了劉家不也要點頭哈腰？換這一位也是一樣。

汪管事平靜地道：「二位可能不知道，現在這事兒由我們夫人接手，侯爺與老夫人說了，鬧了半年他們也拉扯得心力交瘁，一切全憑我們家夫人做主。我們姑奶奶是死是活，全看她自己有沒有造化。」

劉夫人臉色很難看，魏靜與元若枝關係一向不好，這點她也是知道的，魏家怎麼能把事情交給元若枝處理！

她當場啐了汪管事一口。

汪管事笑咪咪擦乾淨臉，說道：「我趕著去京兆府遞狀子，二位有罵人的功夫，趕緊把家產整理整理，看夠不夠還。不然劉家這祖宅，日後可歸我們夫人所有。」說罷，他轉身離開，直接去了京兆府。

劉夫人和劉大郎在忐忑與狐疑之中，斥罵魏靜撒氣。

京兆府那邊重新接了昌平侯府遞來的狀子，之前和離的狀子乃是家事，劉家不放心，皇帝都不好管，但這次卻是財物糾紛，京兆府好管。

且昌平侯夫人派人特地交代，一個月後再審理，他們便將案子壓了一個月。

足月後衙役去了劉家，讓他們速速交還錢財，否則次日便來緝拿劉家人，劉家母子慌了。

「兒啊，你說昌平侯府這是真的不管魏靜了？」

「不知道……」劉大郎忐忑地拿著京兆府送來的赤紅票據，心煩意亂。

不知不覺中竟然從昌平侯府拿了那麼多東西回來，元若枝竟然每一件都記錄在冊，魏靜不僅簽過字，還有人證，劉家的祖宅怕是真的要保不住了。

劉大郎正憂心，丫鬟跌跌撞撞跑進來道：「老夫人，大爺，大太太偷跑出去了！」

劉大郎眉頭一皺，這關頭魏靜跑了，那債怎麼辦？東西可是魏靜拿回來的，跟他們有什麼關係！

劉大郎正要使人去追，劉夫人拉住了他，興高采烈地說：「她在浣洗院洗了一整個月的衣服，昌平侯府的人問都沒來問一下，她這會兒肯定是往魏家跑。就讓她跑，我倒要看看，魏家人跟咱們家這官司還打不打了。」

昌平侯府大門外，魏靜衣服陳舊，頭髮凌亂不堪，聲嘶力竭，「開門，開門啊，我是魏靜，我是昌平侯府的姑奶奶啊！元若枝，妳好狠的心，妳不得好死！我死了也要拖著妳下地獄！」

四面八方的人都過來圍觀——

「嘖嘖，這昌平侯夫人著實惡毒。」

「可不是，連小姑子的死活都不管了。」

「哎，昌平侯府姑奶奶真可憐……」

元家的馬車停在角落裡，裡頭坐著一位容貌清秀溫柔的女子，她打起簾子往外看了一眼。

這是元若枝的繼姊元若嫻，她年紀不小，卻還是未嫁姑娘的打扮。

丫鬟香雪聽著魏靜的哭喊聲，憤懣不平地同元若嫻說：「她怎麼能這麼做！靜姑奶奶可是侯爺的親妹妹！」

提起魏鋒程，元若嫻下意識憶起他凱旋之時萬人空巷的場景，他筆挺地坐在駿馬上，俊朗不凡，受京城無數少女的仰慕。

她不由自主地抓緊了車簾，面頰稍稍泛紅。

半晌，元若嫻放下簾子收回目光，蹙眉道：「疏不間親，她這一步當真是走錯了……」

元若枝現在對魏靜這麼心狠，等魏鋒程回過味兒來，心裡不知道有多難受。

元若嫻著人去錢莊兌了一大筆銀票，吩咐香雪說：「明天一大早，你悄悄給靜妹妹送過去。」又囑咐說：「不要洩露身分，就說……是侯爺送的。」

她不要誰感激她，她只是不忍心眼睜睜看著魏靜過得淒楚罷了。

魏靜哭到了天黑，昌平侯府還是沒有人搭理她，她最終不得不狼狽不堪地回了劉家。

劉家母子見狀焦頭爛額，昌平侯府的人這是真不打算管魏靜了！

劉夫人萬分不甘心地道：「罷了，不下蛋的女人，娶了沒有什麼用處，休就休了吧！至於她從昌平侯府拿來的東西，我們只說一件沒看著就是，讓魏家的人找她要去。」

劉大郎歎了口氣說：「那兒子現在就寫休書，明天一大早讓人把她趕回昌平侯府，京兆府的案宗和咱們就沒干係了。」

劉大郎寫好了休書，他怕衙門的人上門押他去京兆府，天剛剛亮便起來洗漱，誰料正要出門，五百兩的銀票就撞到了他跟前，送銀票的丫鬟說，是昌平侯派人送來的。

劉大郎看著銀票大喜過望，他就說昌平侯府是在虛張聲勢吧！

這妻，他不休了，死都不休了！

今日是昌平侯府送去京兆府的卷宗審理的日子，元若枝本想早些起來，親眼看著魏靜回了家，侯府從此以後也好安寧下來，但是她病情加重，白日裡暈倒了許久。

醒來的時候，屋內一燈如豆，也就是說案子已經審完了。

身邊只有忠誠的玉璧陪著，元若枝一睜眼，溫熱的水就送到了嘴邊，接著就是一碗無比苦澀的藥。

玉璧吸了吸鼻子，紅著眼圈抱怨說：「……早說讓您別管姑奶奶的事。」

元若枝勉力地扯著唇角笑了笑，說：「好了，別傷心了。從今以後我不是可以好好地養病了嗎？魏靜應該順利從劉家脫身，她現在已經回家了吧？」

玉璧心裡咯噔一下，垂下了眼眸。

元若枝蹙眉問道：「怎麼了？」

玉璧落淚回話，「姑奶奶沒回來！汪管事派人偷偷進來傳了話，說、說……侯爺偷偷送了五百兩銀票去劉家。」

元若枝無力地閉了閉眼，前功盡棄，再也無力回天！

頃刻間，院外傳來猛烈的踹門聲，玉璧手裡的藥碗都抖了抖，苦澀的湯藥險些潑在元若枝的衣服上。

魏鋒程一身錦衣皂靴，怒目圓睜地闖進來，雙眼發紅地瞪著元若枝，他揮手打翻了玉璧手中的藥碗，切齒質問，「元若枝，這就是妳拿的好主意？現在劉家說便是天崩地裂、海水倒灌也不放人！我昌平侯府若敢往回要一錠銀子，他們便要靜兒生不如死！」

元若枝喉嚨冒出一股濃濃的腥味，連手臂的燙傷都顧不得管，強撐起身子冷笑，「你明明答應了不再接濟魏靜，卻又拿銀子給劉家，結果不是明擺的嗎？」

魏鋒程怒不可遏，「事到如今，妳還想怪到旁人頭上？我知道了，妳從頭到尾根本就不是真心想幫忙！妳不過是想趁著機會折磨靜兒、報復靜兒罷了！我真是瞎了眼，怎麼會相信妳這樣的蛇蠍婦人會救靜兒，我要休了妳！」

話音剛落，面容猙獰的林氏從門口撲進來，瘋了一般地掐著元若枝的脖子哭喊著道：「妳這個毒婦！不願意幫忙就算了，為什麼還要把我女兒往火坑裡踹一腳！老天無眼啊，家門不幸，我們魏家怎麼娶了妳這麼歹毒的女人！我要妳以命抵命！」

元若枝兩眼一黑，腦子發暈，恍惚間，她看到玉璧跑上前拉扯，卻被魏鋒程狠狠踹開。

她忽然悲從中來，進府五年，她費盡心機受盡委屈，吞下無數苦果，才成為人人認可的侯爺夫人。

該她管的，她全都要管，不該她管的，她也要被迫去管。

管好了是理所應當，管不好便是罪魁禍首，是蛇蠍心腸，是毒婦。

一場忙忙碌碌、嘔心瀝血，到頭來卻落得個人人怨恨的下場。

元若枝拚盡了全身力氣，嘶聲譏笑，「無可救藥的蠢貨！活該你們昌平侯府根本就扶不起來……」

話音未落，便轟然倒在床上。

元若枝眼窩深陷，雙瞳已經了無生氣，蠟燭已然油盡燈枯，屋子頓時黑了下去。

深夜子時，在一片哭喪聲中，昌平侯府發出了訃告。

年紀輕輕的昌平侯夫人，去世了。

第二章 改道避開相看

元若枝死後沒有重新投胎，而是去了太虛幻境之中，這裡有無數本天書，在星辰遍佈、晝夜不分的縹緲境地中瑩瑩發光，其中最亮的一本，便是離她最近的那本。天書原就是翻開的，元若枝低頭看去，寫的竟然是和她有關的事。

她迅速翻了幾頁，書中所記的所有事情與她經歷別無二致。

她竟然是活在一本書中。

元若枝看到自己去世的那一章，書中內容才不過進行到五分之一，她好奇地看下去，很快便是魏鋒程再娶的事情。他年紀輕輕就承襲爵位，膝下沒有一子半女，自然要再娶續弦。

可他所娶之人竟然是她的繼姊元若嫻！

元若枝難以置信，快速翻動天書，書中內容忽似皮影戲般投放，書後五分之四的內容幾乎全是元若嫻如何受人喜歡，如何被寵，就連不好相處的林氏與魏靜，也因為元若嫻當初對魏靜施以援手而好言相待。

元若枝十分驚訝，「原來那五百兩銀票是她送的！居然是她……」

魏鋒程會知道真相嗎？

幻象中，魏鋒程摟著垂淚坦白的元若嫻道：「妳不過是心地善良，見不得靜兒受苦罷了，元若枝若真心疼靜兒，當初就不會眼睜睜看著靜兒受苦。」

他知道了，可他只覺得元若嫻善良，狠毒的人只有她元若枝罷了。

元若枝覺得可笑，她乃元家嫡女，幼時卻過得不如一個隨母改嫁來的繼女，她死了也是為了給元若嫻騰出誥命之位。

原來她只是一本書中給人做配的墊腳石罷了，元若嫻才是這本書的女主角。

魏鋒程和元若嫻的愛情故事，現在才剛剛開始。

元若枝還看到了一個詞語叫「胎穿」，她見識到元若嫻胎穿前所處的光怪陸離的世界。

那裡的女子不必學閨中之藝，她們自由戀愛，滿十八歲才能成婚，在那邊女子也可以拋頭露面、讀書出仕，並且有驚人的成就。

難怪元若嫻學不好琴棋書畫和女紅，卻很會作詩，憑藉風格迥異的精妙詩句壓著所有姊妹一頭，獲得一眾長輩與王公貴族的稱讚，長大後成為了京城有名的才女。

難怪她總有超越時代的新奇想法，總是明顯有別於大業的其他貴女。

元若枝草草看完便合上了天書，封面上是《侯門嬌寵》四個大字。

在書中，一切都是既定的，可她是一個活生生、有血有肉的人，生來卻只為了給別人的人生做墊腳石，這樣荒唐的天書應該存在嗎？

元若枝伸手撕了天書，在她撕破天書的那一刻，身子化作一縷輕盈的光團，重新飛入了天書。

韶光三月，春暖花開，金黃枇杷、碧綠青棗開始綴上枝頭，如同大顆的碧璽，在明媚的春光下流光溢彩。

人語堂是元府幾間最大的內院宅院之一，堂內廊下左右分別種植著兩溜這個時節應有的君子蘭。

小丫鬟們在廊下一邊打理君子蘭，一邊交頭接耳說著些什麼，低頭抬眉間，是有些小姑娘動了春心的徵兆。

玉璧從庫房裡翻了個手爐出來，丫鬟們瞧見她，連忙收了神色，仔細打理盆栽。

玉璧捧著手爐進了內室，挑開綢布簾子，卻見十四五歲的元若枝正端坐在鏡子前打量著自己。

「姑娘瞧什麼呢？」

玉璧走過去，也順著元若枝的視線往銅鏡裡看去，泛著古樸銅光的鏡面，將元若

枝穠麗美媚的容顏鍍上一層朦朧的金光，彷彿薄薄紗幔罩著一株剛開的天境嬌豔仙葩，美得晃眼。

正是最青春貌美的年紀，粉面水靈，好似掐一下就能滴出馨香的淡粉仙露。

饒是看慣了這張臉，玉璧也還是忍不住愣神地想，天底下再難找出她家主子這樣動人心魄的美人。

已故的三夫人，元若枝的生母郎氏，乃二十年前名動京城的大美人，美得沉魚落雁，恐怕也沒有這樣好看。

「沒瞧什麼。」元若枝微微一笑，緩緩起身。

她的身材穠纖合度，亭亭玉立，笑起來雙眸溢著水光，像兩丸黑水銀汪在靈泉裡面養著，只是眼裡比從前多了幾分沉靜和淡泊。

從撕了天書的那一刻起，元若枝便重回十四歲——她還沒有嫁給魏鋒程的那一年。如同夢境一般熟悉的閨房，恍惚卻格外的真實，元若枝輾轉幾夜之後漸漸定下心來。

玉璧遞去手爐，同時關心道：「這天氣都暖了好一陣子了，主子怎麼又想起要手爐暖手了？是不是病了？」

「應當不是，只是夜裡夢魘作祟，最近有些手腳冰涼，暖一陣子就好了。」

其實是因為前世死的時候是冬天，她還沒有緩過勁兒，依舊覺得很冷。

元若枝從玉璧手裡接過手爐坐到榻上，冰冷的手終於有了點暖意。

玉璧陪坐在旁邊，給元若枝倒一杯熱水，嘟著嘴說：「院子的小丫頭最近也都愛打扮起來了，不過怎麼打扮都沒有姑娘好看的。」

元若枝還沒反應過來是什麼意思，另一個圓臉的大丫鬟玉勾側身從簾外進來，她雙手托著紅漆托盤，溫柔地道：「姑娘，三夫人命人送來的衣裳，說是讓您現在換上，一會兒去廣濟寺上香的時候穿。」

元若枝這才怔怔想起來，「昌平侯魏鋒程凱旋了？」

玉璧忍不住道：「您可算上點兒心了。」

原來今天是她和魏鋒程去廣濟寺相看的日子。

元若枝這幾日過得迷迷糊糊，愛發呆走神，丫鬟們說了什麼全然沒放心裡去，自然也不記得今天要去廣濟寺，但她一直記得魏鋒程這會兒意氣風發的樣子。

這一年，魏鋒程十六歲。他是大業最年輕的侯爺，十四歲時便獨自深入敵營，取下敵首，立下一等戰功，憑一人之力撐起人丁單薄的侯府門楣，保住快要降等襲爵的昌平侯府。

今年打倭寇又立下一等戰功，一時風頭無兩，成為無數少女的春閨夢裡人。

也是前一世，元若枝曾經的心上人。

「好豔的顏色。」元若枝摸著玉勾呈過來的紫色八幅長裙，說：「豔得有些俗氣了。」

兩個丫鬟不置可否。

元家子嗣眾多，姑娘們隔年才一季做一套新衣裳，若不是元若枝今日要去廣濟寺和昌平侯相看，按照規矩今年春天也是不做衣裳的，這還是從元若枝的父親元永

業帳上撥銀子做的，便是俗氣些，卻也是嶄新的，比去年的舊衣裳體面。

玉璧抱怨道：「明明是您去和侯爺相看，三夫人還要帶著那位去。」

素來不愛嚼舌根子的玉勾也忍不住眉頭緊鎖地道：「只怕爛姑娘穿的也是新衣裳，簪戴金釵玉環，不知道的還以為是爛姑娘要去和侯爺相看。」

玉璧頓時緊張起來，剛想開口說什麼，卻見元若枝好看的臉上波瀾不驚，頓時她的心也跟著定下來了。也是，金裝銀裝，哪裡比得過她家主子天人之姿。

玉璧便改焦急為譏諷，說道：「這門婚事可是老太爺在世的時候，憐惜咱們三房一直在府裡頗受委屈，又可憐姑娘年紀小小沒了母親，才給咱們姑娘保的媒。婚事雖未完全定下，但咱們兩家已經有了口頭之約，也算是板上釘釘的事兒，三夫人上趕著個什麼勁兒？」

玉勾歎氣道：「誰讓咱們老太爺當初說的是『三房的姑娘和昌平侯府結親』呢，三夫人理所當然會認為，爛姑娘也是三房的姑娘。」

玉璧暴跳如雷，恨不得戳霍氏的脊梁骨，「三夫人是帶著爛姑娘二嫁進的元家，由三老爺做主才給爛姑娘改的姓氏，又沒上族譜。她能算哪門子的『三房姑娘』！她分明是吃著元家米飯的真州連家人！她們可真不要臉！」

元若枝沒阻止丫鬟們指責繼母霍氏，因為丫鬟們沒說錯，霍氏還真是想讓她女兒元若爛去和魏鋒程相看。

前一世霍氏就想這麼做，還在她的衣服上做了手腳，幸而她與霍氏鬥了好幾年，也生出一副魏鋒程向來厭惡的「玲瓏」心思。那時她已經看穿霍氏的目的，想法子拖延霍氏與元若爛去到廣濟寺的時間，搶在她們之前見到了魏鋒程。

魏鋒程知道這件事後，在與她爭吵時曾沒頭沒腦地說過，「我本來該娶的人就不是妳！」

現在她總算明白這句話的意思了，魏鋒程大抵覺得她從中作梗，阻止了他與元若爛的天賜良緣。想想也是可笑，連她的這門婚事，都是用來給元若爛作鋪墊的。天書中說她是元若爛的「大號血包」，倒是十分貼合切，爭來鬥去，總歸是給人做嫁衣。

這一世，她不爭了。

元若爛愛搶什麼就去搶吧，何況僅僅一個魏鋒程，也沒有什麼值得搶的。

元若枝吩咐玉璧說：「把我那件白色的挑線裙找出來，今天穿它出門。」

玉璧與玉勾同時驚詫地看著元若枝，元家已不如老太爺在世時那般風光了，昌平侯府卻炙手可熱，元若枝能嫁給昌平侯可是高攀，惹紅了多少人的眼。

她們姑娘這是幹什麼傻事呢？

她們最終還是在元若枝的堅持下給她換上了挑線裙子，看著她不施粉黛地上了馬車。

元家西角門外，霍氏已經帶著元若爛迫不及待地上了另一輛馬車。

等看到元若枝出來，元若爛緊張地理了理鬢髮。

霍氏笑著道：「我兒不用擔心，我給她挑的那件衣服『很特別』，等去了廣濟寺，她怎麼樣都沒有妳好看。」

元若爛一下子有了底氣，母親霍氏是那麼的疼愛她，有霍氏在，她在那位鼎鼎大名的昌平侯面前不會比元若枝差勁，而且她是胎穿過來的，並不認同元若枝與魏鋒程的包辦婚姻。

這樣威名赫赫的男人，應該選擇他真心喜歡的女子。

馬車走到半路，元若枝突然吩咐車夫說：「改道，去昭光寺。」

誰要跟元若爛在魏鋒程面前比漂亮，她比都懶得跟她比。

馬車半路改道去了昭光寺，兩個丫鬟滿臉驚訝，這時候去昭光寺幹什麼？

元若枝同她們二人說：「去昭光寺給我母親供一盞長明燈。」

她的外祖父去世前乃是帝師，外祖父和外祖母去世後，牽掛母親的人很少，好像連父親都不怎麼惦記母親。

她是母親的女兒，她不能把母親給忘了。而且重活回來之後，可能是血脈相連的緣故，她十分思念母親，時常想起小時候趴在母親膝蓋上，看著母親溫柔眉眼的畫面。

皇帝不急太監急，玉璧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，卻見元若枝不驕不躁，只得作罷。她內心卻已經想好了，去昭光寺拜菩薩的時候求些什麼，好的要求一求，不好的事情也要求一求——自然是求霍氏那對母女的不好。

元若枝乘坐的馬車行駛到昭光寺，霍氏和元若爛的馬車也疾馳到了廣濟寺，母女兩人下車的時候才發現，元若枝的馬車跟丟了！

霍氏心驚，人是她帶出來的，如果丟了她要負最大的責任。

元若爛去問車夫怎麼回事。

車夫說：「方才枝姑娘叫王二改道去昭光寺了。」

兩輛馬車並排走的，路上顛簸，坐車內的人聽不清楚外面的人說話，他卻聽得很清楚。

霍氏安心下來，卻十分狐疑，元若枝突然要去昭光寺幹什麼？

元若爛也想不明白，按照元若枝爭強好勝喜歡耍手段的性子，這會兒不該避而不來，而是該搶在她們前面才是。

眼看時候不早了，霍氏拉著元若爛往寺廟裡去，邊走邊說：「不管她去幹什麼了，總之今日約定的是在廣濟寺相看沒錯。她今日不來，正好侯爺只瞧見妳一個，妳容貌清秀動人，侯爺只見妳便只會認定妳，到時候我在妳父親面前就好說了……侯爺指定要的，誰也改變不了他的主意不是？」

理是這麼個道理，元若爛只隱隱覺得奇怪。

母女倆一想到一會兒要和魏鋒程相看，那點疑心便拋到九霄雲外了。

兩人進了寺廟，魏鋒程還沒來，她們便在寶殿裡拜了拜菩薩。

沒多久魏鋒程來了，他是一個人帶著隨從來的。

林氏今日原本也要一同來，可早上的時候突然鬧肚子，事到臨頭又不好毀約，便讓魏鋒程一個人前往。

魏鋒程能獨當一面，一個人過來見元家人，綽綽有餘。

他隨著知客師父往廟內去，知客師父說：「元家兩位女施主正在寶殿裡上香，令慈原是約了侯爺與她們在小禪院裡一敘，貧僧現在先帶侯爺去禪院歇息，一會兒再帶兩位女施主來見您。」

魏鋒程今日本就是不情不願來的，聽到還要等，心裡有些不大耐煩，原因無他，元若枝名聲不好，聽說除了長了一張絕色的臉，一無是處。

他昌平侯府要娶的是當家主母，不是空有一張好看臉皮的花架子，若不是應長輩舊約，今日他來都不會來看一眼。

魏鋒程便問：「她們在哪個寶殿？現在引我過去。」

做和尚的也要懂人情往來才能保住寺廟的鼎盛香火，元家跟昌平侯府哪個得罪不得，知客師父心裡清楚得很，雖然於禮不合，知客師父只猶豫了一下便說：「侯爺請隨我來。」

魏鋒程大步走往寶殿，他遠遠便看見兩個女人跪在蒲團上朝著菩薩的寶相跪拜，再走得近些，足以看清年輕姑娘的容貌，清秀有餘，至於絕色……委實算不上。魏鋒程已經沒有好奇心走近去看，原地駐足，皺起了眉頭。

這便是所謂的京城第一美人？不過爾爾。

隨從忽從院外奔進來找魏鋒程，在他耳邊飛快低語幾句，魏鋒程露出詫異的神情，很快便同知客師父說：「我有急事在身，勞煩知客師父與元家二位解釋一聲。」

說罷，便帶著隨從頭也不回地離開，竟絲毫沒有與霍氏和元若爛搭話的意思。

霍氏與元若爛恍然不覺池魚溜走，等到上完了香，才知道魏鋒程來過，又急匆匆地走了。

霍氏想到元若枝改道去昭光寺一事，急得跺腳，「不好，侯爺定然是見她去了。」

待上了馬車，她咬牙切齒道：「我就知道她是個心思深重的，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耍的手段把侯爺引去了昭光寺，我竟一點兒也沒察覺。」

元若爛深深擰眉，連她也沒有察覺一絲一毫。

昭光寺。

元若枝入了寺廟之後，帶著兩個丫鬟去了供奉長明燈的佛塔下。

寺廟也與普通宅院一樣，有奢華與簡樸之別，昭光寺不比廣濟寺香火鼎盛和寶殿華麗，這裡依山而建，清幽雅致，種了許多種類的竹子和淡雅的綠植。

元若枝一路走來，白牆灰瓦，各處翠竹掩映，厚厚的箭竹像柳條一樣被壓彎了竹身，隨著春風拂過地面，沙沙作響，十分幽靜。

小的時候，母親郎氏不喜歡去廣濟寺，喜歡來昭光寺。那時候的昭光寺還有一位高僧很會講經，一些真正喜歡讀佛經的人便喜歡來這幽僻之處，不愛去那繁華的廣濟寺。

元若枝想起來總覺得母親那個年紀就愛佛經，實在是有些老氣橫秋了，但現在的她也有些喜歡這裡的氣氛，也很遺憾長大之後，原先那位很會講經的住持已經圓

寂。

到了佛塔底下，小沙彌將長明燈遞給元若枝，她接過長明燈說：「我自己上去就好。」

玉璧和玉勾二人在外面等，元若枝提著長明燈，往二層的佛塔裡走，一層已經供奉滿了長明燈，她直接去了第二層。

塔內燈火通明，有三個沙彌在為這些亡者誦經，同時看顧這裡的長明燈。

元若枝仰頭看去，高高的塔頂上懸掛著明黃色的佛帆，繡著赤紅的經文，佛帆底下綴著鈴鐺，她在塔內輕輕挪動步子，佛帆輕動，鈴鐺作響。

僧人卻充耳不聞，仍舊敲著木魚，默念經文。

元若枝將郎氏的長明燈供奉在空餘的位置，朝長明燈拜了拜。

等到起身的時候，她注意到母親隔壁的長明燈很亮，似乎剛換過燭芯、撥過燈芯。

應該是在她來之前，隔壁長明燈燈主的家人剛剛來過。

元若枝也沒多看，默默站在長明燈前，想了想與郎氏在一起的畫面，才離開了佛塔。

來了寺廟是一定要捐香油錢的，元若枝的例銀不多，仍大方捐出一些聊表心意。

玉璧又扯著她去拜菩薩，她便去了離佛塔最近的一處偏殿，裡面供奉的是一座睡著的觀音像。

玉璧彷彿積攢了一肚子的心願要和觀音說，撲通一聲跪下去，朝著觀音跪拜叩首，跪念了許久。

元若枝覺得觀音多半不會實現玉璧這落落長的願望，但她望著觀音像，心中也緩緩冒出一些無人可說的話，於是虔誠跪下，雙手合十。

她剛閉上雙眼，便聽得身後傳來霍氏幾乎失態的質問，「侯爺呢？侯爺在哪裡？」

元若枝回過頭，很意外地看著霍氏，霍氏怎麼跟來了這裡？

聽她的話，魏鋒程難道沒去廣濟寺嗎？不應該啊，前世魏鋒程去了廣濟寺，親眼見了她，雖然很快就離開了，但回去之後就與她定下婚事。

何況就算魏鋒程沒去廣濟寺，霍氏也不該追到她這裡來吧！

元若枝繼續拜下去，也不搭理霍氏，等到上完了三炷香才徐徐起身，說道：「我怎麼知道他在哪裡。」

霍氏此時已經恢復了表面冷靜，她很善解人意地說：「若枝，今日妳父親讓我帶妳來相看，妳怎麼能偷偷跑來跟侯爺見面？這對妳的名聲很不好。侯爺和老昌平侯夫人在哪裡？快讓母親出面給他們賠禮道歉，免得魏家誤會了妳。若因此與妳婚事不成，妳父親定要怪罪於我。」

霍氏向來很會說漂亮話，不愧是生過一兒一女，還能再嫁官宦之家的女人。

起初元若枝也被霍氏的「好心」迷惑過，直到她明明順從霍氏，卻被父親罰跪得膝蓋都有了舊疾，在霍氏手裡摔跟頭摔傻了才學乖，懂得怎麼忍氣吞聲做一個「賢慧懂事」的姑娘，從而獲得長輩們的讚賞。

現在，她才懶得去博什麼賢慧的名聲。

元若枝淡著臉道：「您若真想我婚事成，為什麼明明是我相看的日子，還要帶著

您精心打扮過的女兒一同前往？我若相看不成，您十分高興吧，也不用擔心回去後父親責怪您——因為父親今日肯定會責怪您的。」

霍氏臉微僵，這繼女怎麼回事？從前可不敢這樣直接地跟她頂撞！

元若爛上前一步道：「妹妹，妳怎麼能這樣說母親？妳相不相得成，又不是母親說了算，那不是全看昌平侯府的主意嗎？」

霍氏順勢道：「妳姊姊說得對，若我能拿定妳婚事的主意，我自然將妳嫁給天下最好的男子。」

元若枝笑道：「是嗎？不過不用您操那份心了，我剛求了菩薩將我許嫁給天下最好的男子，菩薩已經答應了。」

元若爛心口一緊，霍氏也驚道：「妳和侯爺相看成功了？老昌平侯夫人已經點頭了？」

元若枝糾正她，「我是說，天底下『最好』的男子。」

霍氏嗤笑一聲，「那不正是昌平侯——」

元若枝忽然變得笑容明媚，「不是他。」她稍頓片刻，篤定而大聲地道：「是太子殿下。」

頃刻間，霍氏與元若爛的笑意生生凝固在臉上，隨即如同開裂的牆面一點點剝落似的，顯得有些猙獰。

母女二人不由自主渾身發抖，連玉璧和玉勾都屏住了呼吸，瞪大了雙眼。

「瘋了！瘋了！」

「元若枝妳簡直瘋了！」

霍氏驚恐地連連後退，元若爛也嚇得不輕。

太子聶延璋，莫說止小兒夜啼，便是朝廷重臣見了他，也未有敢近身喧譁者。只因他嗜血殘暴、陰晴不定、喜怒無常，幾乎沒有人性，乃是佛祖都度化不了的阿鼻地獄惡鬼，便是在這寶相莊嚴的佛殿之中，念及他的名字都覺得寒意徹骨。

霍氏曾聽說過太子的一樁「軼事」，作了足足三天的噩夢。

整個京城，誰敢嫁給這樣的一個人？且太子母族覆滅，其人墮落不堪，只知道逗貓遛狗，再怎麼風光都是以前的事了！人人知道……他遲早要被廢了的啊！

太子已到婚齡，待嫁少女無不對太子避之唯恐不及，元若枝竟然說要嫁給太子，霍氏險些暈倒過去。

第三章 巡鋪子遇麻煩

寶殿側廊，微露一襲華貴的玄色暗紋衣角，邊緣處乃是龍紋織金滾邊，華貴而氣勢懾人，令人望而生畏。

一旁白淨面皮的太監，聽到元若枝的「大言不慚」，額頭汗涔涔的。

跟隨而來的知客師父哪怕伺候過聶延璋數次，也還是瑟瑟發抖，不停默念心經，仍舊唇色發白。

太子聶延璋凶名在外，人人見了都怕。

但他生得並不醜，反而模樣精緻俊美，美得雌雄莫辨，如仙人下凡，甚至會讓人覺得元若枝那一番話是褻瀆。

太監陳福戰戰兢兢地望著聶延璋道：「……主、主子。」

他可沒見過膽子這麼大的姑娘，竟然敢覬覦他家殿下！哪怕是背後呢。

陳福還很自信地覺得，光憑藉樣貌，世間恐怕少有女子配得上他家殿下，那位姑娘好大的臉！

聶延璋看著少女從寶殿遠去的背影，鼻息裡溢出疏懶的淺笑，但絕不是為少女背地向他表明心跡那一幕感到高興，而是一種惡劣的、微含陰鬱的笑容。

「走吧，平康姑母還等著孤。」

他的嗓音十分溫潤，竟與他的性子十分不符。

陳福忙不迭跟上，生怕聶延璋忽然變了主意，萬一在這寶殿裡見了血……

雖然說也不大要緊，普天之下，生殺大權不正掌握在皇室手中？

可佛祖畢竟是人界之外的神仙，到底要尊重著些，不能髒汙了佛祖的地界。

隨侍的小沙彌眼見居然順利脫身，長長舒出一口氣之後，精疲力盡地靠在大理石欄杆上，這才驚覺後背全部叫冷汗給打濕了，他也不敢多管閒事，速速溜之大吉。

霍氏母女還白著臉站在寶殿前，許是側廊動靜驚動了元若嫻，她側頭看過去，此時只能看到一道挺拔清瘦的背影。

雖只是一抹華貴黑影，卻可以從他步伐起、衣袂飄飄之間，看出其姿態的優雅與身分的貴重，這一定是捧盡天下最好之物教養出來的矜貴子弟。

是誰呢……難道他就是魏鋒程？

元若嫻心口怦怦一跳。

霍氏順著元若嫻的視線看過去，疑惑問道：「嫻姐兒，妳在看什麼？」

人影都消失了，元若嫻便說：「沒什麼，母親，咱們快回去吧，免得叫妹妹搶在咱們前頭去父親面前嚼舌根。」

霍氏一聽就緊張了，生怕失了先機，她顧不得身分一路跑出去，卻見元若枝的馬車早已走了。

霍氏一路上提心吊膽，等她到家，卻發現元若枝壓根沒回來。

元若枝沒直接回府，而是去了郎氏留給她的一間古玩書畫鋪子。

她的外祖父很愛讀書，母親年輕的時候也頗有才氣，便有了這麼一間鋪子，現在傳到了她手裡。她日後一定是要有個營生的，不求大富大貴，也不必去爭權奪利，但總要能夠養活自己，讓自己過得如魚得水才是。

她臨時去書畫鋪子，正好出其不意地查看一下鋪子的經營狀況。

馬車行駛在路上，玉璧憋不住問元若枝，「主子您可是真的想嫁給太子殿下？」

元若枝說：「那不過是狐假虎威，嚇唬霍氏和她女兒的罷了。」

玉璧鬆了一大口氣，撫著心口說道：「何苦挑了太子殿下，您可把奴婢也一塊兒嚇死了。」

玉勾點了點頭，可不是嗎，連她也一道嚇壞了。

元若枝笑而不語，挑太子殿下自然有她的道理。聶延璋貴為太子，才智出眾，不至十歲已然驚才絕艷，文武雙全，然自從他母族覆滅後便墮落不堪，行事瘋魔人人懼怕。

這樣一個人卻蹊蹺早死，借他的名聲可以省去許多麻煩，也不太會給他帶來麻煩。不過聶延璋的死亡讓元若枝覺得很離譜，魏鋒程之所以在她死後一路順風順水，皆因為跟對了主子。

以聶延璋的身分與能力，他若活著，魏鋒程頂頭的皇子哪裡有機會繼承大統？自然更沒有魏鋒程的什麼事兒。

拔萃絕倫的聶延璋，好像也是為了當魏鋒程和元若嫻的墊腳石才暴斃的，事情很匪夷所思，但元若枝自己親歷了一遭，即便難以置信，還是相信事實可能就是這麼荒唐。

同時她又十分好奇，聶延璋這種人會怎麼死？突得疾病？似乎從未聽說過他身體有病的傳聞。

元若枝神遊的功夫，馬車已停在了清疏齋門口，她人還沒下車，便聽見鋪面裡吵鬧了起來。

裡頭，一個面容端正、年至不惑，很儒雅的男人，正氣勢凌人地指責面相憨實木訥的鄧掌櫃，「這本書我十天前拿來是什麼樣子，如今還是什麼樣子，一點都沒修補好，這便是你給我的交代？」

清疏齋幹的小營生是吃點祖傳的修書手藝飯，鄧掌櫃既是手藝人，也是齋內生意的負責人，比起旁的鋪面掌櫃，他自然不夠圓滑，笨頭笨腦地解釋——

「這、這原是胡掌櫃送到我店裡來托我幫忙，我只說試一試，也沒答應一定給他補好。且他說，最遲今日是他來取，我怎知客人您來拿，我如何能向您交代什麼？不如等他來了再說。」

那男子才不管別的，很惱火地道：「沒這能力你開門做什麼生意？我看你們清疏齋這招牌不如砸了的好！」

鄧掌櫃頓時臉色發白，「貴人，貴主，這可不是小人的鋪面，東家知道了要責怪小人的，您要講道理！」

這位中年客人一看便是養尊處優慣了的勳貴家管事，習慣訓斥人，論講道理，鄧掌櫃根本講不過他。

元若枝大步邁進去，笑著盈盈一拜，態度端方大氣，「這位管事，請問鋪子修補書籍出給您的票據可帶了？」

袁管事聞聲打量了元若枝一眼，好標誌的姑娘，雖然年紀輕輕又長得妖嬈，眼神卻十分穩重，頗有當家主母的風範，叫人輕視不得，且這姑娘方才喚他管事，大約是認識他的。

他乃平康長公主府內的大總管，能見過他的姑娘，至少是皇室宗親或者封了爵位的貴女，可他卻從未見過這位。先不說他絕無可能忘記任何與長公主府有來往的勳貴後代，這姑娘漂亮得過分，委實過目難忘，那麼這位姑娘怎麼會識得他？

小小古玩書畫鋪子，還藏著這樣一位眼力過人的小東家，倒是有點兒意思。

袁管事眉目緩和下來，遞出票據，不鹹不淡地說道：「別以為來了個姑娘家便可以糊弄過去了。」

元若枝垂眉微笑，掃了一遍票據便雙手奉還回去，說道：「您這票據是萬寶齋開

的，我們這兒叫清疏齋，您該到萬寶齋去要東西。」她又問鄧掌櫃，「替胡掌櫃修補這本書，收錢了沒有？」

鄧掌櫃搖搖頭，大家都是生意場上多年的老朋友了，相互幫忙也是有的，怎麼會收錢呢。

元若枝再問：「也沒有立字據？」

鄧掌櫃再搖頭，這樣的口頭之約太多了，要什麼字據。

元若枝笑著回頭看向袁管事，輕聲問道：「您聽見了？鄧掌櫃幫您補書，既沒有收您的錢，也沒有收胡掌櫃的錢，只是義氣之舉。按理說，這本書我們都不該交給您，而是要還給胡掌櫃。於情於理，您也不該找鄧掌櫃要個交代是不是？」

事情分辯得如此清楚，袁管事自知沒有理由找清疏齋的麻煩，卻是那胡掌櫃讓他來此處拿書的，他懶得為了一本書再去找胡掌櫃，清疏齋不承擔責任，那也得幫他跑跑腿或者讓他省點麻煩。

袁管事剛要開口，元若枝先一步聲音清亮地道：「您也不用謝，這只是鄧掌櫃的舉手之勞，我們開門做生意，自然和氣生財，能幫則幫。」

袁管事抽了抽嘴角，他沒有要謝的意思，但這姑娘話都說到這分上，他再要求什麼就像是胡攪蠻纏了。

袁管事心裡卻不舒服，四十出頭的人了，竟叫一個小姑娘頂得說不上話。

他冷笑道：「既鄧掌櫃是義氣之人，應承朋友的事卻鬧成這個樣子，這便是姑娘口中的義氣？」

不光鋪面的名聲重要，鄧掌櫃本來就是吃這碗飯的，他個人的名聲自然也很重要。眼看袁管事要砸了他一輩子的飯碗，他嘴笨，急得不知道如何是好，求救地看了元若枝一眼。

元若枝氣定神閒地道：「鄧掌櫃自然是講義氣的，不過胡掌櫃就未必了，人家鐵了心要坑害他，鄧掌櫃本性純善，哪裡防得住？」

袁管事來了興致，「這話怎麼講？」

元若枝瞥了袁管事手裡的書籍，徐徐陳述，「您這本書破舊得實在太厲害了，本來就難以修補，您又為了區區一本書親自跑腿，想來是萬分重要的東西。胡掌櫃應當是知道您的身分，卻無能修補好這本書，不敢輕易得罪，才將爛攤子甩到我們這兒，這不是故意坑人嗎？」

鄧掌櫃捋了好幾遍才捋清楚。

就是這麼回事！幾十年的交情了，胡掌櫃居然會坑他！

沒想到補書這等雅事裡也有這樣的骯髒手段！

玉璧玉勾兩個丫鬟直愣愣地看著元若枝，這才進來多大會兒，她們家姑娘是怎麼看明白事情的來龍去脈的？

袁管事也不由得眯了眯眼，他本以為可能高看了這位姑娘，現在看來卻是小瞧了。他倒是一點兒脾氣都沒了，反而有些說不出來的高興，許是和聰明人說話的一種愉悅感吧。

袁管事收起了票據和破舊的書，想起平康長公主可能會責罵他，心情又不太好了，

沉著嘴角說：「罷了罷了，的確是很重要的一本書，我還趕著回去覆命，就不跟妳這小姑娘糾纏了。」臨走前，他忍不住問道：「姑娘是怎麼認出我來的？」

元若枝直直看過去，眼角眉梢皆染笑意，彷彿花苞頃刻間綻放開來，「管事想知道也容易，但是我有一個小小的要求。」

袁管事好奇地揚了揚眉毛，心裡卻想著，長公主府裡一擲千金嬌養的花也沒有這樣好看。

元若枝指著袁管事手裡的書，道：「將這本書轉交給我們清疏齋修補，五日內歸還給您。」

袁管事詫異地瞪大了眼睛，很有些激動，「姑娘是說，妳、您能修？」

元若枝點了點頭，技藝都是祖傳的，她外祖家的人都會，她母親也會，她怎麼不會呢？

袁管事正為這本平康長公主心愛的破書心煩，剛瞌睡就有人送枕頭，豈能不覺得舒坦？

但是這姑娘太年輕了，他有些信不過，便問道：「妳家鄧掌櫃都修補不來，妳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姑娘如何修補得好？」

元若枝說：「補書的技藝自然是要經驗老道，越嫻熟越好，但有些時候，卻是要越年輕的人做越好。」

袁管事不懂補書，不懂為什麼要年輕人來補才好。

鄧掌櫃上前解答，「若放在五年前，這書我倒是能修，只是如今年紀大了，眼睛大不如從前，修不得字體只有芝麻點兒大小的書籍。您這書上的字跡不凡，小人雖認不出來是哪位大家的字跡，想來並非尋常書籍，自然不敢貿然下手。」

袁管事看了看鄧掌櫃的眼睛，的確是渾濁的，再看小姑娘的眼睛，卻是明潤有光澤，如明珠熠熠。

他還有些猶疑，原是說今日就要覆命的。

元若枝在他沉默的時候，道：「反正也是要挨訓斥的，最後辦好了總比辦砸了強。」

袁管事：「……」

真不知道該誇小姑娘聰明剔透，還是說她能言善辯。

罷了，小姑娘的確沒說錯，今日回去鐵定是要挨罵的，何不辦好了呢。

袁管事留下書籍，與清疏齋新立了字據，支付了訂金，嚴厲地說道：「五日後我來取，若還不能取到，你們店的招牌可真的別想要了。」

鄧掌櫃忐忑得不敢接話，元若枝卻點頭應下了。

末了袁管事道：「姑娘還沒告訴我，是怎麼識得我的身分的？」

元若枝指了指他腰間的對牌，笑說：「好精巧的對牌，還有不俗的檀木香。對牌上沒有篆刻字，而是很奇特的花紋，普通的對牌都是要寫府邸名號與物件名稱的，想來您是要去貴府庫房取十分特殊又很重要的東西。這樣的東西，主家怎麼會交給宅子裡普通的下人去做呢？」

袁管事下意識摸了摸自己腰間的對牌，因為這對牌沒有長公主府的名號，並不顯露身分，他出門得急，一時沒顧得上取，倒叫一個小姑娘憑這對牌看出了些子丑

寅卯。

袁管事不禁笑道：「姑娘好眼力。我姓袁，妳叫我袁管事就好。五日後我來取這本書，姑娘可不要再叫我回府去挨罵了。」

「那是自然，袁先生慢走。」元若枝欠身送了送他。

鄧掌櫃合上雙手，朝元若枝拜了拜，劫後餘生地說道：「幸好姑娘來得趕巧，不然小的都保不住清疏堂的招牌。若有什麼萬一，那小的可真是對不住已故的郎太傅。」

元若枝扶起鄧掌櫃說：「這事兒怨不得您，誰能想到認識幾十年的朋友也會狠心拉您去做替死鬼。」

提起這個，鄧掌櫃心裡很難受也很憤怒，他赤紅著臉道：「等關了門，我要去找老胡算帳！」

元若枝淡笑勸阻，「那倒不必，您看那位袁管事是好相與的嗎？胡管事擺您一道沒關係，也把袁管事耍得團團轉，或許袁管事其實心裡清楚胡掌櫃的小算盤，但既被我揭開了他便不好裝瞎，您好好兒拿著鋪子裡的生意便是。」

鄧掌櫃即刻安下了心，微有些欣慰且崇敬地看著元若枝，止不住地笑，彷彿瞧見了當年他家小姐郎氏的模樣。

他笑呵呵地問：「姑娘這一次來，是想看一看什麼？進裡頭去說。」

元若枝搖頭道：「不去了。我上香回來，時候已經不早，過來看看帳本就回家。」

鄧掌櫃也不疑心元若枝是不信任他，反而樂呵呵地把帳本拿過來。

元若枝心知鄧掌櫃是個板正的性子，也不用多費口舌解釋，略翻了翻帳本，知道了個大概，這鋪子的確不賺什麼錢，略有盈餘而已。

鄧掌櫃站在一邊，也不好意思說什麼，生意的確不好，但是他也每天都盡力在做。

元若枝合上帳本，沒說什麼，只叮囑鄧掌櫃愛護身體。

回去的路上，她跟玉璧說：「回去記得托人捎帶一些補品給鄧掌櫃。」

玉璧應下，莫名喜孜孜地靠近元若枝坐著，彷彿挨近她家姑娘一分都與有榮焉。

玉勾很默契地跟著笑了笑。

元若枝瞧著兩個丫鬟的傻勁兒，心裡也有點暖洋洋的感覺，有人榮辱與共，何其幸哉。

馬車到了元府，天色漸漸變暗，外面停著另一輛馬車，正要往前院馬廄裡牽。

元若枝認出來，是元永業的馬車。

父親官職不高，卻也是中過舉的讀書人，在朝廷謀了個一官半職，日日去點卯，她正好撞上父親下值了。

元若枝進了內院，打聽到元永業在書房，吩咐玉璧回去取霍氏給的那件紫衣裳，便徑直往元永業的書房去。

她去得很巧，霍氏跟元若嫻都先到了，且連裝束都來不及換，應該是剛回府沒多久元永業就回來了，而後心急火燎趕來了元永業書房。

正好，省得下人再去請她們。

霍氏與元若嫻見到元若枝進來，皆提起了心，緊張地看過去。

到底親疏有別，萬一元永業偏袒呢？不過也沒有什麼好怕的，她們沒留下什麼證據，實情如何還不是憑她們張嘴來說，元若枝難道還能把菩薩請來作證不成？

元若枝走到臉色黑沉的元永業跟前，看樣子她們母女該說的都說完了。

她福一福身子道：「父親。」

元永業沉沉地「嗯」了一聲，叫她起來。

元若枝索性直截了當地開頭，「今日相看之事，想來父親已經都知道，女兒就不多贅述了。」

元永業儒雅俊美的面上，臉色很不好看，他坐在首座，目光嚴肅冰冷地瞧著元若枝，問她，「何故忤逆妳母親不去廣濟寺，偷去昭光寺？萬一路上遇到什麼意外怎麼辦？妳可知道爽了侯府的約會有怎麼樣的後果？」

元若枝也不懼怕元永業發脾氣，她對長輩的尊敬，來自長者的德行聲望和對晚輩的責任與疼愛。顯然她父親在後面兩點上做得很不好，前世她快病死的那段時間，父親也沒有挽救她，這讓她十分輕視父親。

元若枝語氣淡淡的，「父親仔細看一看，今日到底是我去相看，還是她去相看呢？」

元若嫻心頭一緊，來得倉促，都忘了換衣服！

元永業看去一眼，自然知道怎麼回事，元若嫻穿得可比元若枝體面多了。

霍氏很瞭解元永業的性格，她不慌不忙說道：「我又不是沒給妳置辦新衣服，妳自己偏要挑舊的穿。我只是妳繼母，也知道妳這些年從沒把我放眼裡，但妳不能什麼事都往我頭上栽，沒有這樣的道理。且妳姊姊是為了去上香，替妳父親和祖母求個平安，這也不能去了？」

元若枝懶得和霍氏辯論，同元永業道：「瓜田不納履，李下不整冠。這種時候該不該避嫌，父親比女兒清楚。若不清楚，拿出去回家裡的長輩們說說，讓大家都來評評理。」

以前元若枝最怕和霍氏鬧，最要爭一個好名聲好形象，爭一個父親的誇讚與認同，現在她可是半點都不爭了。

此時霍氏反而怕了，這件事怎麼能公開呢！

元永業斂起俊眉沉默著，張揚出去就是家醜了，是霍氏做得不對。

書房內靜默的時刻，元若枝聽到外面有腳步聲傳來，回頭看到玉璧捧著霍氏早晨送到人語堂的那件衣服，便衝隔扇外使了個眼色，讓玉璧進來。

玉璧托著紫衣進門。

霍氏找到了遮羞布似的，一臉喜色說：「就是這件衣服，老爺您看看，是不是嶄新的，綢緞光滑又細膩，比嫻姐兒身上這件可好得多。」

元永業看著綢緞想了想，霍氏的確做得不周全，但也沒有像元若枝說的那樣不好。

元若枝並不辯駁什麼，直接提了元永業手邊小桌上的一壺熱茶，潑在了紫衣上。

霍氏的臉色當場就變了。

新衣服見了水，純正的紫色竟然似墨蹟化開，暈染出深淺不一的顏色，這件衣服嚴重褪色。

元若枝又去摸了摸，指腹登時花了一片，搓都難搓掉。她展示給元永業看，說道：

「這樣的衣服怎麼能穿？不出半個時辰，脖子胳膊上全染得是顏色，我還怎麼見人？若我再『運氣』差些，指不定會有一盆水潑在我身上，那和掉進染缸有什麼區別？」

前世霍氏還真就潑了元若枝一身的水，不過那會兒魏鋒程都離開了，霍氏只是拿她出氣罷了，卻叫她現在拿捏住了把柄。

霍氏心驚肉跳，元若枝怎麼跟她肚子裡的蛔蟲似的，她還真打算潑元若枝一盆水讓她在魏鋒程跟前失態，法子是不複雜，但勝在有用。

元若枝繼續說：「既有人刻意為難，左右也是難以相看成功，我何必去受那個辱，所以女兒去昭光寺替母親供了一盞長明燈。」

元永業朝霍氏投去一道很重的眼神。

霍氏僵著臉扯起笑容解釋，「老爺，這是料子的問題，也怪不得妾身，許是賣尺頭的……」

不等霍氏說完話，元若枝直接把剩下的熱水潑在了元若嫻身上。

茶水還燙得很，元若嫻驚叫了一聲從椅子上跳起來，儀態盡失。

霍氏慌忙去看元若嫻被燙得怎麼樣。

元永業也斥道：「若枝，妳這是幹什麼！」

元若枝不輕不重地放下茶壺，道：「既是料子問題，我要看看姊姊的料子有沒有問題。還是說，只有我的料子有問題？」

元若嫻手背發紅了一片，她怕起水泡，流著淚告退，出去拿涼水沖手。

霍氏心肝都跟著疼，扭頭再看元若枝的時候，眼神裡已經帶了一抹猙獰。

元永業也不喜歡元若枝這樣潑辣的行為，這不是個好女兒家該有的樣子，便是受了委屈，也不該這樣處理事情。

霍氏抹著淚就要上前找元永業哭，她生了一張溫柔小意更帶柔弱的臉，又學了一些詩詞歌賦，是那種既可以紅袖添香，又很可以撒嬌示弱的女人。

正中士大夫下懷，合了元永業現在的口味。

元若枝挺直了脊背，不哭不鬧，平靜地直視元永業，很平淡地道：「父親要是覺得，您親生的女兒也就只值得受到這種待遇，女兒無話可說。」

元永業愕然望過去，他的女兒這是、這是在怨怪他嗎？

卻見元若枝臉色淡得不能再淡，哪裡是怨怪，分明是倔強。

他忽然有些心疼，其實就算元若枝真的怪他，他也很難生氣。

他這輩子子嗣福薄，女孩兒裡只得這麼一個親生的女兒，若要他更疼元若嫻一些……那是不可能的，到底流的不是他的血。

霍氏萬萬沒想到，大家小心翼翼維護了好幾年的逆鱗，元若枝就這樣堂而皇之說出來，剛哭出來的眼淚落下就止住了，跟泉水眨眼間斷流了似的。

元永業也不看霍氏，揮揮手道：「妳先出去。」

霍氏囁嚅半晌也不知道還能說什麼挽回，便先退了出去。

玉璧也跟著離開書房，順便將門關上，牢牢守在外面，不許霍氏偷聽。

霍氏瞪著玉璧一眼，倒是沒捨得離開。

